

依納爵與沙勿略

董澤龍

引言

在紀念及慶祝沙勿略誕生 500 周年及依納爵離世 450 周年的機遇，反省兩位聖人的精神遺產及事蹟，實在感到高興及榮幸。聖人不免都有時代的局限，性情亦不會絕無瑕疵。但聖者的風範就有某種普遍性及永恆的幅度，甚至日久彌新。尤其依納爵及沙勿略處於 16 世紀的大時代，見證著美洲新大陸的發現，遠東航路的開展，人文精神的抬頭，及新教的興起等，發覺整個中古社會及天主教會突然不知如何自處，改變似乎是唯一的出路。這種張力及隨之而來的迷惘，對我們處於數年就更新一代的電腦傳播科技，突發的禽流感及 SARS，不斷惡化的國際關係及生態環境，及越來越複雜的生命倫理等的現代人就似曾相識，甚至像呼吸的空氣般成為生命的一部份。改變可以是進步的，但亦可能是盲目而失諸交臂；在幻變中握住正確的方向，達成成人，正是我們這個時代最需要的。相信兩位聖人所走出的路對我們仍有深刻的啓迪。

談到人物，自然少不了歷史的幅度，但這方面的學養筆者自覺力不從心，只好從東拚西湊的史料中去留意兩位聖者的靈修視域 - 即共有的神操經驗，隨之而來那份幫助人靈的胸襟及素質，及作為聖人的英豪愛德。神操是這一切的源頭，因此著墨較多。最後以兩人的關係作結，也窺看彼此一些具體的差異。文章的結構及史料主要參考了

Heroic Leadership 及 *Unto The Indies* 兩本大作¹。希望這份整理能對讀者窺探兩位聖者的內心世界有所助益，並啟發大家孺慕之情，活出聖人的芳表。

神操的經驗

依納爵在 1521 年皈依，源於他在戰爭中雙腳受創，在羅耀拉 (Loyola) 家中休養時無所事事，只有《耶穌傳》及《聖人行實》可供閱讀。徘徊於世俗幻想與憧憬耶穌及聖人們的嘉言懿行間，他留意到內心兩種欣悅情感的差異－幻想世俗享樂及成就的歡愉很快就乾枯，但對方濟及道明的欽羨卻回味無窮。後者的深湛使他豁然開朗地知道自己更想追求甚麼，康復後於是立即踏上朝聖及悔改之路，追隨聖者的芳蹤。本來打算直接到耶路撒冷，卻意外地留在一處叫茫來撒 (Manresa) 的地方 10 個月之久，自己首先經歷了神操。

所謂神操，就是一內心的歷練及祈禱過程。起初，他不明瞭受心窄病所苦，不斷辦告解仍覺得有些罪未告明，深感痛楚，又嚴守大齋，披頭散髮，以求獲取神恩，但未見效果，神師多次的安慰仍不能使他釋懷，頹喪到想以自殺來解脫。這份「無明」卻幫助了他後來明白何謂神枯及其中動力，它對人的力量及影響等。在心靈的谷底中，天主的恩寵呈現，依納爵終於深深體會到天主的愛就運轉於萬物之中，他是被完全的接納及寬恕，更重要是他留意到內心對幫助人靈的

1 Chris Lowney, *Heroic Leadership* (Chicago: Loyola Press, 2003). 這本書的中譯本是《栽培領袖》，陳曉夫翻譯，台北啓示出版社，2004年。Luis M. Bermejo, S.J., *Unto The Indies-Life of St. Francis Xavier* (Pune: De Nobili College, 2000).

渴望，原來就與天主的聖意契合。

這份肯定如排山倒海般湧來，使他完全不容置疑。從懷疑，不安，心窄等到豁然開朗，愉悅及完全的肯定是多姿多彩的內心光景，彼此是多麼不同。依納爵心有靈犀，在長時間的靜默中學到如何去留意這些脈動過程，並明白那些意念可以相信，那些要暫時忍耐去看清楚，那些要斷然拒絕等。他彙集了自己的祈禱材料及體驗，編成了「神操」一書去指導人靈，與天主相遇，並更認識自己。

有了茫來撒的經驗，依納爵有信心去指導人靈走內修之路，但教會卻不許可，因他還未有神學的訓練。幾經轉折及誤解，並招致牢獄之災後，他決定離開祖國，到巴黎大學滿全神學的訓練。就在那裡，在1529年與沙勿略相遇，並同住一室。依納爵很欣賞沙勿略，看到他對世俗虛榮的執著中，有很大的潛能成為天主得心應手的工具；但他卻對依納爵很有戒心，並不時取笑他的虔敬。依納爵知道不能急於求成，承認及接受他是六位以神操征服，納於耶穌旗下的同伴中最難及棘手，也是最遲的一個。對天主的恩寵大概不能再裝聾作啞，沙勿略終於在1533年做了神操，作了徹底的改變，與六位同伴決定以終生神貧及貞潔來事奉主。沙勿略在神操中的宗教經驗沒有留下甚麼記錄，依納爵也守口如瓶。有描述的只是一些外在的標記：有四天沙勿略完全不沾水及食物，作為他過去在運動上追求虛榮的補贖；他還緊緊地捆綁手腳，肌肉嚴重受損及腫脹，產生極大的痛楚。他們兩位都是巴斯克人(Basque)，堅忍的毅力真是一時瑜亮。

不過，日後的經驗可一窺神操對他們關鍵性的影響。沙勿略在遠東要分辨下一步的去向時，曾寫信給在果亞(Goa)的 Micer Paola 這樣

說：「我的責任是全心投入去求主，讓我在靈魂深處感覺到祂的聖意。.....實在，內在感受到極深的神慰使我知道天主的聖意是要我到馬六甲。...主已經賞賜給我靈魂這份極大的滿足，並使我品嚐到神慰，...所以這是祂的意思要我到那裡。」在依納爵神修傳統中，天主的聖意不單只是明瞭，更需要一段時間通過感受神枯及神慰的起伏來石確定。因此，沙勿略可能在不知不覺間，已將在神操中留意內心脈動的操練放到日常的分辨中，成為他使徒工作的泉源。

依納爵在他的神修日記中，記錄了自己在撰寫會憲，定下對耶穌會神貧願的規定時，連續一段時間每天獻彌撒呈上他的意願，他都感受到很深的神慰，眼淚不止，從而肯定了自己的想法來自上主。對於追求這份肯定及確信，他們都是鏗而不捨的。一位修女曾寫信給依納爵說天主似乎邀請她更熱心地生活，她大概也有這份意願。依納爵回信帶點責難說：「妳提了一些軟弱和對問題的怕情後，又說自己是一名卑微的修女，好像願望事奉天主。妳不敢說願望事奉天主，或說吾主賞給妳事奉她的願望。妳卻說好像願望.....，妳不敢喊說切願事奉妳的天主嗎？」依納爵深信內心的疑惑不安常是惡神的聲音，阻礙我們全心投向上主。換言之，在疑惑中更要通過祈禱，留意神枯神慰的起伏去體會及確定上主的意願，不能馬虎了事。沙勿略成為東亞宗徒，走遍各地，充滿艱辛，寂寞，語言不通，被排斥，沒有安全感的痛苦，若沒有來自內心的神慰肯定，他不可能有那份確信及力量不斷去開拓傳教點。

2 這是神操中提到在第二種光景的分辨方法，可參考神操 #175-177。

話說回來，分辨只是神操中的第二步，第一步是要先達致平心 (indifference)。誠如依納爵在神操中開宗明義地說清楚：「誰想料理自己的靈魂，驅除偏情，覓得天主的聖意，……，他所應用的各種方法亦可以用神操二字來概括之。」這裡，驅除偏情及平心是同一銀幣的兩面。通常，人的困難是被一些壞習慣及人事纏繞，沒法不偏不倚地看待自己及事情，作判斷及抉擇自然不理想。

神操中依納爵要求避靜者默觀三種人，他們都領受了一份可觀的財富，並以此來事奉天主。第一種人一直懷有這份事奉的意願，卻一生都沒有付諸行動。第二種人是先定下一些能自我滿足的條件，然後才問天主會如何用它。第三種人並不如我們慣常所期望的，立即以放棄的態度將這筆財富捐給窮人，反而是以平心的態度去扣問天主的意願，不預設放棄或如何保留的可能性，悉隨天主的帶領。當然，第三種人就是神操者的典型理想。

這項沉思的要點不在於這筆錢；而在於牽掛。而了解個人的牽掛意味將個人的大石搬開，檢視從石下爬出些甚麼。人們對金錢之所以難割難捨，往往只為安撫其他一些耗人心神的自我苦惱；我害怕失敗；我需要覺得重要，需要成為眾人矚目的焦點；我對我真正的才賦與價值不具信心。「能控制決策與行動的內在恐懼，動機與牽掛，才是羅耀拉真正的著眼所在。…試想，十六世紀的一位耶穌會士，可能為貪圖在本國與友人一起工作的安全而不願前往中國；或一位二十一世紀的專業人士，因同樣的理由而放棄一次絕佳的工作機會。試想一位性好控制，大小事務一把抓的管理者，不肯授權部屬行事；或者一個人只因害怕孤獨，而陷身於一種毀滅性關係中，無法自拔。他們都

因牽掛而身不由己，就像上癮的人受制於酒精、性或毒品一樣。」³

一位同伴曾問依納爵，如果教宗解散耶穌會，他需要多少時間才平伏下來。他的答案是：「只要能在祈禱中花上 15 分鐘，我已經平靜，甚至較過去更加喜悅。」這不是空泛之談。當他獲悉曾反對成立耶穌會的樞機主教成爲保祿四世時，全身都顫抖起來，但正如他所說，一刻鐘的光景已足夠令他重振旗鼓。因他相信若天主不要耶穌會，祂自會告訴依納爵下一步會做甚麼，投入其他的事業中。耶穌會短時間內得到極速的發展及成功沒有令依納爵「輸不起」，不會爲他所負責的整個如日中天的事業可能付諸東流而斯人獨憔悴，這是在神操中所達致的平心態度。

依納爵要求做神操者反省生命的「原則及基礎」：萬事萬物都是方法而已，不要看重健康超過疾病，富裕優於貧窮，尊榮勝過羞辱，或長壽多於短命，世上的事物都有可能某時刻「更」成就我們事奉及讚美天主的人生目的，若從起初就有偏頗，便失落了在更重要之處作出選擇，光榮天主，變成平庸，落得失色。平心態度令到沙勿略甘心樂意離開他心愛的同伴及歐洲，冒著生命危險及孤獨來到遠東，進入完全陌生的環境，牙牙學語；在一處有了些基礎便又出發，進入另一處嶄新的領域，重新像小孩子般學習一事一物，這份謙遜及內心自由是驚人的。除了在印度及日本福傳的成果較顯著外，其實在很多地方他都處處碰釘，成效不彰，最後來到中國門前，淪落到出師未捷身先死的蒼涼及完全的孤獨。但正是他的豪情，平心及不計較得失，啓發及吸引了年輕的會士們蜂擁效發，成就了天主更大的光榮。

3 《栽培領袖》，133-134 頁。

幫助人靈 — 以革新及調適去擁抱不斷變化的世界

當然任何基督徒在幫助人靈上都是責無旁貸，但依納爵，沙勿略及早期的同伴在神操中所領悟的，代表著一種嶄新的世界觀及態度。從「原則與基礎」所領會的內在自由促使他們深深渴望一種機動，可隨時回應需要，而不用受太多外在的羈絆的生活方式所吸引。因此，當去耶路撒冷的路不通，而考量成立修會的過程中，他們相當清楚要放棄很多修會傳統的生活方式，如定居在修道院內，每天團體數次誦經及唱日課，長時間祈禱，穿特定的裝束等。雖然，起初遭受教會權威的非議，後來也來自一些會士們強烈的反對，但依納爵毫不妥協。他深信：一個克己的耶穌會士15分鐘的祈禱，比一個不克己的兩個小時的祈禱更有價值⁴。

所謂幫助人靈，依納爵期望一種即時或更有價值的回應，不能受外在的規管太多，否則只會失諸交臂。依納爵的親信納達爾曾記載：「第二天，依納爵當眾厲聲斥責我；此後，他不再倚重我。」事緣納達爾在西班牙耶穌會士請求之下，同意他們每天祈禱一個半小時。定下這樣的規矩，依納爵無法接受。事實上，納達爾曾代表依納爵詮釋會憲時曾說：「我們的修會有不同類型的房屋：是初學院，是學校，是告解室，以及旅行，而透過這最後一個會所，整個世界成爲我們的殿堂。」他背後的理念是會士們要在一切萬物中，例如，在與他人的對

4 這份堅持並不表示依納爵反對長時間的祈禱。事實上，兩位聖者，尤其是沙勿略，常有徹夜祈禱的習慣。他們反對的是將其規則化，像是隱院中那種固定的日常規律。祈禱的長短應按實際的需要，內心的推動來分辨及決定。當然，今天工作狂變成是習慣，甚至上了癮般停不下來，缺乏時間及興趣祈禱時，不要以聖人的言詞來自欺欺人。實在，時代背景已有很大的差異。

話中、在行走、眼觀、口嚐、耳聽、心想、以及一切所做所為中，尋找天主，並積極及機動地幫助人靈。

當依納爵撰寫會憲時，他列舉耶穌會的使徒工作包括宣講聖言、聽告解、傳教、為小孩子講道理等，但附上一句：並運用一切其他可行手段協助人一靈。事實上，辦學從來沒有納入成立修會早期的考量中。但歷史發展及機緣，這個新成立的修會被邀請在西西里島辦學，依納爵在分辨中體會到其無可估量的價值，便立即派遣會士承行。依納爵離世時，耶穌會在歐洲建立的學校竟有三十多所，變成修會後來的主要工作。

幫助人靈是透過主體的機動性及客觀提供的機會來實踐。沙勿略是其中的佼佼者。依納爵本來安排西門勞得理格(Simon Rodrigues)及鮑巴第拉(Nicolas Bobadilla)去印度傳教，以回應葡萄牙國王的要求，而將沙勿略留作自己的秘書。但後者突然病倒，前者在葡萄牙被國王給予臨時的要務，不能再等待下依納爵扣問沙勿略的意願，後者不作二想，便立即說：「夠好了，我已準備就緒。」完全沒有「執二攤」的怨懟或為何是我的自憐，完全以慷慨的胸襟來回應。事實上，當沙勿略出發前，個人或修會並未訂定任何策略，沒有人向他簡報亞洲狀況，沒有人知道一旦抵達果亞究竟應該如何。背後是一種彈性的態度來看待事物，在沒有規則的情況下來看甚麼事情更重要。有趣的是，當耶穌會的教育工作在歐洲還未開展，沙勿略已在果亞在不知情的狀況下熱情洋溢地寫信向依納爵報告，已在果亞成立學校，招收當地孩子，也對葡萄牙殖民的子女開放。他每到一處，便打聽更遠地方的消息及教會的狀況，再在祈禱中分辨是否在那裡能為人靈帶來更大的益處，才決定是否前往。

爲幫助人靈，依納爵看到也實踐一種很有建設性的張力。一方面他看到對教會權威服從的重要，在分辨上不可缺少。這是他在耶路撒冷的首次經驗，起始他堅信天主要他留在那裡，方濟會省長的強烈反對絲毫不減損他的決心；但當教宗絕罰的通諭展示出來，他就立即明白天主另有安排，從容離開。後來教會權威不容許他講授神操，令他受了不少苦，輾轉到巴黎求學，聚集了同伴並最後成立修會，使他深信服從合法權威的奧妙，天主在其中工作。第四聖願服從教宗是在這種視野下明白，因爲教宗在他的身份上更清楚知道在那裡幫助人靈更迫切及有價值，天主透過他及其他合法長上會逐步展現祂的聖意。所以，依納爵曾寫下一封著名關於服從的信件，要求會士們在使命上，除了有犯罪的危險外，對權威要絕對的服從。在會憲中也強調：「應該隨時準備丟下任何寫到一半的信，或放下其他任何一件我們作到一半的事，全心全力投入上級交付的任務。」

另一方面，服從卻可以與個人的機智及隨機應變並行不悖。沙勿略在完美的服從下來到遠東，但他卻被賦予充份的自由去應付無窮的可能性，使他不用諮詢太多，就不斷從一處跑到另一處，成爲日後傳教士的開路人。事實上，依納爵多次給予那些他賦予重任的人完全的行動自由與成敗之責，顯示對他們的信賴。縱然他給予指示時，還通常加上一句：「你們在現場的人會看得比較清楚，知道應該做些甚麼。」在另外一處：「一切全憑你作主，無論你如何決定，我都會視它爲最好的決定。」對不敢做決定的，更說：「我希望你在日後，能夠毫不猶疑地根據情況，憑藉自己的判斷行事；而不論規則與所任何職。」

有句格言大概來自依納爵：「祈禱時，有如一切都仰賴你自己；

工作時，有如一切都仰賴天主。」這為詮釋依納爵的理想－成為「行動中的默觀者」是很好的註腳。他深信，幫助人靈是何等大事，一舉手一投足都對人可能產生深遠的影響，正是任重而道遠；但我們的彈性、自由、權力的運用及意向等可能與天主的意願一致或不一致，所以我們要祈禱：一致的就感受天主的肯定及祝福，不一致的就要勇敢地捨割及放棄。當得到天主的光照－或行動、或忍耐、或靜息，我們便帶著完全的信賴去貫徹始終，將結果交給上主照料。

愛德先行

在神操 22 條，依納爵這樣說：「為使講授神操的人及聽講者協力同心，互助互勉，預先應該假定：凡基督的真實信徒，對他人的言論，與其偏於非議，毋寧傾於袒護；若真袒護不得，便應追究他到底是怎樣懂法，若他實在懂錯，方可本著愛心與以糾正；如猶未足，仍須想盡辦法，使他確認真理，以免誤入歧途。」在異端充斥，瓜田李下的宗教改革動盪中，依納爵的識見及胸襟是超時代的，到今天仍是處事待人的真知灼見。處處為人留有餘地，未清楚時存而不論，不妄斷對方(The benefit of the doubt)，有耐性地搜集證據，逐漸了解對方真正的意思及目的，是愛德的具體展現，很多時比向人施恩更加重要；是對人深刻的尊重，也是對天主的信賴。

若望一書名言：「在愛內沒有恐懼；反之，圓滿之愛把恐懼驅逐於外。」(4:18)兩位聖者似乎對愛與恐懼的對立性有很深的體會⁵。依

5 可有想過，在聖經中出現最多次的誡命那一條？可能讀者會有點意外，是『不要怕！』從舊約雅威的安慰，到耶穌的教導及勸勉，都不斷重複這條有點不知如何遵守的誡命。「恐懼」代表了我們的時代的精神，已像空氣般進出我們身心。所以這條誡命對我們特別擲地有聲。

納爵在巴黎求學時，有一次獲悉市外的一位友人病重，於是很想去探望安慰他。但想到路途遙遠，自己健康不佳，很可能在半途暈倒，心中迷惘，但仍堅持出發。不過當他穿衣準備上路時，全身打顫，好像動彈不得，全被恐懼所籠罩。不過，當他奮力堅持行了兩小時後，那份恐懼便完全消失，反而充滿著神慰了。

以愛的態度來處事待人意含著冒險及遭誤解的可能。依納爵生長在歐洲反閃族最劇烈的國家，大多數歐洲人見到猶太人避之唯恐不及，但有一次他在餐桌上向同伴們語出驚人：「想想看！一個人竟能與基督是血親。」他對人才的選用從不以出身為標準。在巴黎的六位同伴中，其中一位就是萊以納(Lainez)。他的曾祖父是皈依的猶太人，屬於所謂「新基督徒」，不是受歡迎的一族。不過，依納爵卻對他欣賞有加：「耶穌會對萊以納的虧欠比對沙勿略還要多。」所以，當萊以納接任總會長時，已沒有人感到意外。

依納爵這份開放的態度不無非議，在 Cordoba 的院長曾向依納爵抱怨說：「很多人稱呼進入其他修會的神職聖召為紳士，而加入我們的就是猶太人而已。偏見已根深蒂固，只要有人膽敢加入我們，就立即被視為黃衣者〔註：宗教裁判所對那些假裝皈依的猶太人所強迫穿著的標誌。〕但依納爵沒有改變態度，對來自官方的責難，他如此回覆：「如果為慮及王室與國王的態度，你認為不可能在西班牙接納皈依者，只要這些人修養良好，不妨將他們送到羅馬。在這裡，我們只重人的品質，不去費神計較他的出身。」在另一處語氣更強：「我聽說伯爵對我們吸收這麼多『新基督徒』頗感不悅。但耶穌會既不會也絕不能排斥任何人：它不能拒絕才賦之士及有品德的人，無論他是新基督徒，或高貴的騎士或任何其他人士，如果他的宗教生活高尚，對普世人

有益，我們不能排斥。」

若依納爵的愛德表現在他的領導胸襟及遠見上，那麼，沙勿略的英豪德行不禁使人瞠目結舌。從里斯本出發到亞洲來，「聖地牙哥號」要繞過非洲，原本預計六個月的旅程結果耗了一年多。途中經過酷熱的赤道地區，乘客飽受煎熬。沙勿略在書信中這樣形容：「熱帶的大雨絕不好受。雨水微溫且有毒。如果盛一杯雨水擺一個小時才飲用，裡邊必然爬滿小蟲；如果雨水落在晾曬的肉品上，它也會出現蠕動的小生物；如果落在衣物上，除非立即用海水清洗，衣物也逐漸爬滿小蟲，發出霉味，並且開始腐爛。食品也腐壞了。飲用水泛黃發臭。由於實在噁心，在喝它時必須捏緊鼻子，閉上眼睛，或在嘴前隔一層布，但在可怕的口渴中，無一倖免不喝下這種水。」

這種處境自然令很多人生病及失去生命力，但沙勿略卻「好像仁慈的天使，走到充滿臭氣，令人透不過氣來的船艙中，以巴黎碩士及教宗代表的身份，去清理病人的便溺。跟著上到甲板，在頭重及暈眩中，繼續為病人洗滌衣服。日常中，他為病人包紮傷口，剪指甲，為他們向其他乘客乞討食物，跑到擁擠的廚房替他們煮食，溫柔地照顧他們，從不擔心受感染。」最令人印象深刻是那種開朗的態度，滿懷喜樂，後來一位乘客作證說：「他從沒有空閒過，實踐愛德時，他總是展現歡顏。」開朗，常帶著微笑及喜好與人交往是沙勿略的神恩，總令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沙勿略的傳教旅程曾遠至 Amboina，靠近今天的新畿內亞。在那裡，他考量是否要到附近的莫洛群島(Moro Islands)。身邊的友伴都極力阻止他，因為當地那些所謂被遺棄的基督徒其實都是食人族，並沒

有真正皈依，誘殺人的方法也相當狡猾。他們甚至說服了葡籍的船長拒絕他上船。沙勿略卻毫無退縮之意。甚至警告友人，若再受阻止，他就會單獨游泳過去，最後友人只得順從。沙勿略這份英豪及對天主完全的信賴是驚人的，而天主確實祝福了他，雖然傳教工作相當艱辛，但他在島上的工作卻時常充滿神慰之淚。

兩人的關係

兩位聖者年紀相差 15 載，在 1529 年在巴黎大學相遇；到 1540 沙勿略離開羅馬，這段歲月彼此大部份的時間是過著團體生活，依納爵又帶領沙勿略做神操，亦師亦友；兩人說同樣的方言，都屬於巴斯克族，可以想像他們關係之深。依納爵像是伯樂，以深邃的眼光看到沙勿略聖德的潛能而造就了他；沙勿略卻彷彿關雲長，一生以感恩之情效報依納爵的知遇之恩。兩人肝膽相照，卻以天主的事業為優先，造就了修道生活中友誼的典範。彼此都是性情中人，敢愛敢恨，但沙勿略的情感更溢於言表，在書信中表露無遺，他稱呼依納爵是自己靈魂的父親(father of his soul)：「我的父親，從日本之旅回來後，我在馬六甲收到你的信，讀到你聖德之語及安慰之詞，還最後說：全是你的，沒法忘懷你的依納爵時，潸然淚下；此刻，在我回顧你過去到現在對我種種關愛，我也是留著淚提筆.....。」事實上，沙勿略常將依納爵的信掛在頸項上，形影不離，成為他在遠東孤獨歲月中唯一在人性上的安慰。⁶

6 根據史料，沙勿略在印度及印尼 90% 的時間是沒有同伴的，當然，在上川島他也是孤獨地死去。

縱然親密及性格相近，兩個靈魂亦不可能事事相合。沙勿略在遠東選擇馬不停蹄，為福音進駐新的據點，作後人的先驅。這固然有開創性，但缺點是他沒有專心照顧已開發的工作及當地會士。在信件中沙勿略常投訴他屬下的會士表現不佳，但問題是他沒有花過甚麼時間跟他們在一起。所以，當沙勿略在印度向依納爵陳說要到中國時，依納爵在 1553 年回信間接地否定了他的意向：「對我而言，你派 Gaspar 及其他會士到中國較適合。我相信你留在印度會更好地事奉天主... 基於你過去多次遠行不在的事實。」當然，依納爵書寫時，還不知道沙勿略已在數月前在中國大門前離世了。沙勿略被稱為東亞宗徒，其中原因是他的傳教工作及為數以萬計的人施洗。但他那種急進的施洗模式，不單與今天神學理解不合，就是當時的會士如 Lancilotto 也不以為然，曾向依納爵為此事投訴。因為很多受洗者對信理沒有甚麼理解，受洗後亦鮮有領受聖事的機會，很快就回復舊有不理想的生活方式如迷信等。在回信中，依納爵完全同意 Lancilotto 的觀點，受洗前需要足夠的講授。

沙勿略在遠東習慣單獨做決定，如上所載，他深信自己在祈禱神慰中的分辨結果是來自上主，這份神秘經驗令他滿懷自信，勇往直前，作出人所不能的英勇行徑。可是，他似乎忽略神操中除了第二種光景的分辨 - 即依賴分辨神枯神慰的動力外，還有第三種情況 - 即依賴理性的衡量正反得失來看事情的可行及合理性，而理性其中一種運作就是諮詢別人的意見，搜集各種可能性，分辨其中一個前提是要有正確的資料，為做領導，這種諮詢尤其重要，因牽涉對別人做出決定。但沙勿略在他留下的信件上，基本上沒有片言隻字提及他諮詢別人，更令人詬病的是他在沒有適當的諮詢及程序下，驅除了兩位會士

出會。依納爵在信中會這樣直接了當跟他說：「省會長及院長在重要的事情上應向一些成熟及有智慧的會士請教，他們也應該開會為這些要事討論。」事實上，依納爵在會憲中強調：「要勸退會士出會，有關的直接長上在天主前祈禱及聆聽一位或多位的意見後有權決定。」

對收納印度土著入修會與否，兩者亦意見紛歧，沙勿略的結論相當負面：「這裡的土著基本上相當野蠻，對天主不認識，行事也缺乏理性...。以我所見所聞，耶穌會無法收納他們。」依納爵卻較樂觀，他在1549年給沙勿略的回信說：「我依然認為不用失望，應小心挑選候選人；年輕的較適合受教去緊守基督徒的德行...。」還有，關於從歐洲派到遠東的會士，沙勿略由於兩度不滿意從葡萄牙直接派來的人，向依納爵陳情這些人應先到羅馬被依納爵篩選，但後者從沒有為此事回應。最後，兩者管理的哲學不無差異：依納爵鮮用命令式的字眼來要求會士，在會憲中服從二字只出現兩次。但沙勿略在書信中，「神聖的服從」，卻是常用字。

結語

拉內神父(Karl Rahner)曾半期盼，半預言道：「廿一世紀的基督徒應是神秘經驗者。」所謂神秘經驗，不是超乎尋常的奇遇，而是與主邂逅的體會及確信，雖不能清楚向人言傳，卻實在分享到保祿宗徒在羅馬書的內心經歷：「因為天主的愛，藉著所賜與我們的聖神，已傾注在我們心中了。」(5:5)有了這份體驗，個人在主內得到絕對的定位，自我的價值不再動搖。世界變成一有情天地，因為是以主的眼光來默觀。萬事萬物變得相對，不再是攀附及依依不捨的對象。困難挫折及生離死別失去它的魔力，因為在愛內已沒有恐懼。這份遠景是童

話嗎？或許！但兩位聖者的風範告訴我們成爲「行動中的默觀者」是可能的，也是實在的，如蜉蝣及滄海一粟的生命可活得多麼有意義。拉內神父展望廿一世紀，並不是說以前的基督徒沒有這份召叫而是思想及人性觀念的發展到今天，更有條件去明白每個人與主那份獨特的關係，不再只滿足於做好本份，可以拯救一己的靈魂就夠了，而是能夠具體答覆及建立 - 主爲我是誰，我爲主又是誰的真實友誼！再者，在今天聖與俗不再嚴格區分的世界觀及思潮中，基督徒有責任要在平常事上發現主的旨意，並享受祂的臨在及親密之情。依納爵及沙勿略所走過的靈修道路與神恩，是一穩妥的途徑帶領我們發展這份神秘經驗。他們不是沒有人性的缺點，行事上亦有可質疑之處。但天主卻就在人性種種缺欠中去造就其聖德，使人無所誇耀。盼望在回顧及反省兩位聖者的雪泥鴻爪後，能激發我們內心仰慕之情，在成聖的道路上當仁不讓，於願足矣。